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三十五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五

米元章跋祕閣法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搉定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偽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為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為

逸少書猶不失為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内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為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令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徐浩子能别書所訪者如何

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偽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宏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閤襄陽漫士米芾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僞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一手僞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

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歆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同章帝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偽帖

餘皆真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帖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二

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竝子敬　孤不度白亮白二
並諸葛亮書　懐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
欣未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嫂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連不快智永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
追尋子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劉釋文餘作僕　定登

劉釋文作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 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集成 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侯 足下家極

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八

此蒸濕（子敬代父） 月半（同上） 尊夫人（偽） 適欲遣書（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元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陳慕

容（並無人名偽帖） 溥冷 盆郎（並歐書）

第十

吾當托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

鐵石 知鐵石 元度何來遲 忽動（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鹽

諸舍何人書並未詳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右並羊欣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者謂之與王述書及一

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蹟自蘇氏歸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真跡藏西洛王晉

玉家靖康之亂已散亡矣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

于世訪米氏題跋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

先君子親寫米氏題跋得之喜甚草書間有難解者

取法帖卷中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抄錄

附刋誤之後紹興癸亥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陽黄訥識

蘇東坡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偽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疎謬余甞於祕閣觀墨蹟皆唐人硬黄上臨本惟鵞羣一帖似是獻之真

筆後于李瑋都尉家見有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
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
畜

辨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
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偽相半

疑二王書　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
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
也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智永白而云逸少者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語耳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爲懷祖所檢察耳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絶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問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

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衛夫人書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敕敕字從刀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為耳

題山公啟事帖　此卷有山公啟事使人愛玩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為可謂不然者矣意以為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衛恒帖　恒衛瓘子本傳有論書勢四篇其詞極美其後與衛瓘同遇害云

題唐太宗帖　太宗忼暴如此至於妻子閒乃有忌欲均死之語固牽於愛者也

題蕭子雲書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云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綰秋蛇今觀其遺跡信虛得名耳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

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耳

題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即浩也耶

杜庭之書為世所貴重乃不編入何也

題晉武書　昨日閤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居移氣養移體

信非虛語矣

黄山谷法帖題跋

跋法帖　書孔明對劉元徳語章草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皆為妙墨葢融會張芝索靖兩家骨肉豐殺略相宜爾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鍾繇書大小世有數種余特喜此小字筆法清勁殆

欲不可攀也觀史孝岑出師頌數字頗得草法蓋陶

治草法悉自小篆中來

山公啓論人其言誠有味哉

余觀王凝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

庾公所作支髮枕蓋今俗所謂山枕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

數十字劣於此帖令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羊欣

書舉止羞澀蕭衍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至如儋書畫不可棄也

王僧虔書畫既佳論薦謝憲極有理

王侍中學鍾繇絶近真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

謝太傅墨蹟閣駙馬都尉李公炤有之不作姿媚態度恨不見爾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間可着數

人

衛中令闕音敬帖近世草書不敢復望其藩也此一章語亦佳

郗方囬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葢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為獻之女玉潤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冒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蔡公遂委篤又加瘵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藉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寒足下時事稍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不知那得濫次阿堵中此卷中伯趙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與儻因行李願存故舊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癰不即潰藥法書家疑非右軍余愛其自成一體其

間有可恨或是傳摹失真爾
此字與東方朔畫贊相似而子瞻謂畫贊亦非右軍
書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論鶡冠子可
知也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
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
解者當是棧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
米芾元章専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

杜元凱春秋癖耶

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癖古方小無此疾名膠東初虞世和父云癖讀為滯滯下若今人下利而更衣難者也此卷中尤作妙墨右軍父子真行畧相當相抗耳

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真須具此眼者方能知之

大令草法殊逼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

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耳魯公書令人隨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者當如九方臯相馬遺其元黃牝牡乃得之

題絳本法帖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夏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江南石庭

簡嘉興柳子文豫章黄庭堅

自高宗以上皆有鍾王典型當其妙處殆欲編之王家二令書中畧無愧也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絶古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横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右軍真行章草藁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為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藁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政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別顔回真知言者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者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王令翰墨了無俗氣平原塵土中夜開此書如臨深登高脫棄羈絡魚鳥皆得人意妙處

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同論者多不為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宏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貞觀書評大似不公去逸少

不應如是遠也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絕無品者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搨本耳要皆自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筆法皆成就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為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髣髴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逼右軍父子蓋其流風遺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宋儋書姿媚尤宜於簡札惜不多見

王謝承家學字書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

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荆公嘗自言學濛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詩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

觀唐人斷紙遺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

歐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難與共談耳

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

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顔尚書道張長史

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或傳顔公書得長史筆法僧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

股筆顔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法懷素起捉公手云

老賊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祭姪

文皆當與王中令雁行耳懷素草暮年乃不減長史

蓋張妙於肥藏真妙於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

冕也

評釋長沙法帖

梁武帝書 脚氣帖 數朝脚氣脚字微摹轉失筆

唐太宗書 臨朝帖 昨夜以下應是别日敕 廢遊甘泉帖

只理會遼東一役

唐高宗書 審行宏福帖 此帖妙絶恐非怕婦漢所能

漢張芝書 望遠懸想帖 望遠懸想何日不懃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絕有緣復相聞飡食自愛

後漢崔子玉書 伯英云吾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則序崔當在張前

魏鍾繇書 杜度張昶遺墨遂不復見可歎也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即戎帖 如鸖鸖字絕妙 頑闇空薄帖 頑闇空薄加以年老凡百朽穢無所中宜特蒙

哀侍殊異之遇險哀帖　險哀句中險字乃摹損

晉丞相王導書

致身帖　省示具卿辛酸之意吾甚憂勞此事亦不蹔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

改朔帖　導白改朔情深傷感濕蒸自何如頗小覺損否帖有應不懸耿情深傷感溼蒸傷感溼蒸字皆佳

王羲之書

秋月帖　而觸暑遠涉而失一點

初月二日以下四帖　此數帖語不類晉人自初月以下十一行皆非

右軍手墨此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後之別者耳

大熱帖

晴便大熱小船中至不易可得過夏

昨見君歎帖

疾患少差與宏遠俱臨遲共寫懷

謹此代申帖

此以下八行是智永書之不臧者

採藥帖

九日當採藥至日欲共行也失一筆

晉司徒王珉帖

此月亟盡帖

此月亟盡二十四日是王濟祖日欲必赴卿可剋過明日吾當下解相待臨出遣報既至王家畢卿可豫報先公令作一頓美

食可投其飯也　豫報先公報字傷筆多古人作

字大體如此

晉司徒王珣書衆感帖　衆感字尤妙

晉侍中郗愔書第三帖　毀當字作兩行可笑

晉太守山濤書補吏部郎帖　此下有十九字悞置羊欣

書後

宋特進王曇書　王曇首失一首字

王羲之書屏風帖　試求屏風遂不得餞行帖　自成旅

以從至開祖字當是虞永興少年時書

潤別帖　潤別

以下七行當是永禪師得意書也

服散帖　省卿書

但有酸塞

王獻之書

薄冷沈痼帖　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

歐陽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是隋唐間人

忽動小行帖　一字筆誤成十

鵞羣帖　右軍寫經換鵞

時子敬尚幼小必未能作簡此是好事者為之耳

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元符戊寅十月飯

後來怖魔闍致平子禮端夫在焉

右山谷題跋

王世貞法帖題跋

第一卷　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得無愈失之邪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間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硎刃虎駭鷙視孝

武如露滋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綿密纖潤至
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盡是夙工晉世
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畧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
晉安故是箕裘黃伯思謂安軍破堙數朝三書紀繞
若出一手定為贋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軌
不解創構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邪宣以祖後孫道
子以弟先兄梁高梁武判作二人著手如懸錐何以
無半卌六朝史在腹良可笑也文皇大笥白羽取天

下龍蓋一世而矻矻墨卿毛頴間工篤若此伯思謂帀江叔藝韞二帖為高宗書覈矣謂枇杷移營亦高宗未有據也夫高中二帝宜不辨蔌麥乃高工八法中能五言豈混沌一竅邪叔懷弟也不當先伯智且以人臣置之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

第二卷　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為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清淵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拏攫令

此諸帖法具有之米元章以真蹟久絕疑為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元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疎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為大令書又以為張融思光危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黄伯思謂崔子玉為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為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為大令臨書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時書却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況贋元常真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

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第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蠖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沉着痛快才力似蔡邕而妖治不逮肩吾品以上下葛洪謂之書聖然哉張茂先王茂宏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稜高利雅亦相當元子有真淳之稱似未若虎兒恨不及見耳王氏諸彦無非上乘所謂觸目琅玕寧獨風範世將兩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　廿四日帖為高平三世

豪翰評者謂方回卓健逸發骫骳㢠稜獨表光絶覽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誇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倭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謂非真亦輕於持論矣書法至魏晉極矣縱復贋者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于書亦云張華稱丞相王珉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王著不

讀書故也

第三卷　庾元規書媞子江淮間呼母為媞書箱計是奉母作此人亂天下不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翼既蹇蹇書法亦古雅弟欲遂比野鶩得邪按啓事似上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竇泉評其勢捷而踈鷙擊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黄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晉語雖不俗故大不可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近因絶外交不應復有此帖絶外交語出自竇蒙然謂其

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徽操渙凝皆逸少子鳳毛
鬱然懷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箕裘也今法亦是小
拙司馬攸即齊王也見能品賦云突几嵩華參差牛
斗許之至矣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
榜者賦稱元寶剛直兩王之次以僻故不能書其索
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經摹勒銀鈎宛然劉穆之
評者比其類昂藏謇諤之士紀札誠可疑所謂俗語
也張翼逸少嘆小人亂真者臨倣乃有餘自運不足

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著羊敬元孔彦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㭪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呂梁之水工力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帖結法與王琰乙江郢帖同端雅之極用掘筆時辨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衆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獨題庾亮為元亮沈嘉為沈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名謂杜預司馬攸卞壼劉穆之王僧虔為侍中山新沓為太守王歙

司徒左長史也目爲司徒山新沓杜征南司馬獻武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庾太尉王海陵間著不學至此何三館諸公不一糾正

第四卷　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竇賦比之激溜懸磴垂條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泉交注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黄長睿槩疑非真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竇稱其寛而壯賒而

密綽約文質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耳真偽未可辨也蕭思話庾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雲肩之妙品今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何足師尚張懷瓘曰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悉非也此本定贋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應佳恨未之見耳長睿謂褚河南謫潭府時無侍中姓薛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賦中錄出者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此年帖是碑刻中錄出者真書家董

狐也率更行草圉圉寒儉吾未敢服膺懷瓘乃謂其跌宕流通驚奇跳駿不避危險示之二王可為動色羊薄以後畧無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耶夫欲以殘縑斷石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之浩父賦述稱其婭姹鍾門逶迤王後陸東之吳郡人書斷入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逵晉人為中郎將令列之陳薄紹之宋人為丹陽尹與

羊欣齊名今列之唐王著眞村老開卷便供胡盧

第五卷　為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人古法帖隋朝帖智果帖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琰我生一帖敬祖一帖孤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軍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適二帖著亦以時代錯雜眞偽難辨故别為一本耳頡文科斗祝融碑神禹碑絶無此法至史籀皆偽作無疑黄長睿謂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

裴君紀德碑語其字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漢碑中字此為偽搆果也宋儋開皇中人仕至校書郎竇蒙評其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評乃袁昂疏有梁武答詔耳書辭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為柳產疏為袁崧舞女仙人為蕭思話疏為薄紹之龍跳虎臥帖為梁鵠疏為韋誕疏不載王右軍評辭及遺李鎮東程曠平桓元范惟均孔琳之帖不載孟光禄何者為正耳吾嘗怪其呰子敬薄伯英以

為未當何氏者長睿謂不知何氏以為歐陽率更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為子敬語法俱似之或是好事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孫不度德二帖字極與子敬帖中章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遒緊飄逸及意適帖俱絶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

第六卷　為右軍書開卷頓爾神豁米元章黄長睿謂適得書至慰馳悚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中間結體小疎韻度落凡時或有之謂盡偽作則吾不敢惟

殷生帖淺法促為不得真耳然亦非郗愔書也七兒帖為之一慨甫過知命婚娶都畢種種球琳至劣者猶是道韞郎便堪樂死何必阿述始爾飄然與周益州諸帖意極佳問君平子雲後然汶嶺游目終否願素山川濟勝須種夙根耳景風帖謂是賈曽送張悅文唐人集右軍書者果也庾子嵩逸少伯父行令稱子嵩似亦無害彥國老不得爾晉人固字其父況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内擫大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

君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者涉放者皆定其非真蹟不知此公龍爪金錯變化萬端區區蠡管求之毋乃為永和諸賢笑地下乎

第七卷　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末運所秉賢俊併墜致足摧感黄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偽毫髮惝恍間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修謂匆匆非匆三也係石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

皇象草故止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非也帖尾謹此代申不具非晉人尺牘語智永自作無疑自慰毒熱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爾致疑當由內擬之言誤之耳七十帖游目汶嶺又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不久當遂之然矣不

唯西遊未果汶嶺即岷嶺用古字楊用修辨之甚詳

第八卷　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為非右軍書

蒸濕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辨然淡悶干嘔咸古字

須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有大令風又焉知

非羲之偶為之邪凝操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為子

敬代筆也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是際竟

語慨然慨然

第九卷　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餐霞之

氣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一時羊中散輩相推尊之光豔騰踔幾掩乃公梁唐二帝擬之河朔少年又辱之餓隷要之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郗家離婚後語雅非敬懷不能作宋司空識遂累大雅元度帖翮翮敬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為軍司謝仁祖卒時敬方十三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右軍恐方回書耳溝冷益部二帖米辨為歐陽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語何長睿書不

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黄以事差數耳

第十卷　大令書吾當託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章諸君子謂為長史藏真贋蹟吾不能辨第謂長史藏真去此尚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搆同恐是大令創草黄長睿所謂崇虛觀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譌亦得之然書筆欝勁遒發縱出自餘子亦以為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知之習右軍者自虞永興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筆往往

落李北海趙吳興及邇時祝京兆手腕指間當自有
神物司之敬安能强哉小衹園主人王世貞䟦
以上三十一條皆諸本所删者今依珊瑚網本補
足之
右弇州山人稾
諸家法帖書論
第一卷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

齊相杜度號善作草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為漢章帝之書邪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令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説殆亦可疑淮海

第二卷

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郗愔陸統桓温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武帝王戎書字有篆籀體氣象奇古墨色如漆内郗愔一帖即閣本法帖所錄者昔使王著取溥家書與閣下書雜模此卷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棄寶章待訪錄

第三卷

陸士衡平復帖其書極似索靖筆法始知閣帖所刻

陸士雲書亦後人為之陸更古也

第五卷

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

黄祕書著法帖刋誤云案其文乃李陽冰篆王密所

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米云不知何人

書葢未見此碑也校書考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

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

人筆亦為未盡蓋所為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字也

駭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

之祕書以為揚字殆未考爾州邑惠三字皆在系即

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為

小豈祕書却未考此碑之額耶若謂字無三代體與

其辭皆唐人筆亦可為精鑒矣 攻媿集

凡稱古文者皆蒼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

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蝌斗爾此帖題曰蒼頡書而

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秦淮海集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舊本湮没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效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

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爲之者歟秦淮海集

史籀之迹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爲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耳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遽信以爲秦人書秦淮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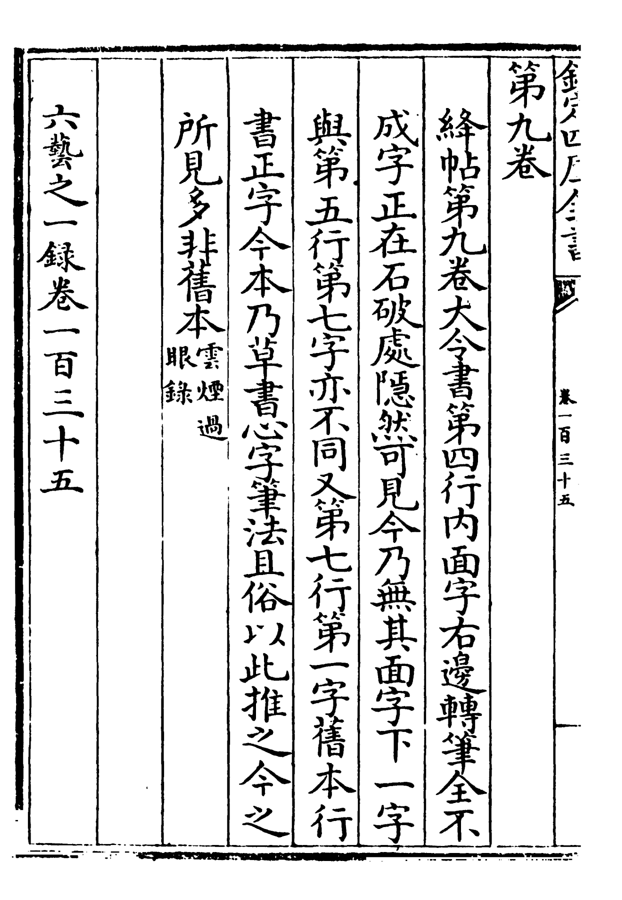
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爲守得摹帖一卷乃胄曹

參軍李懷琳偽作七賢帖又有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敕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爾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令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皆

貞觀間一種偽好物 米芾書史

第八卷

蘇耆書畫紀述與鳳師嘗閲數日内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與得小差須日當何理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米芾書史



第九卷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内面字右邊轉筆全不成字正在石破處隠然可見今乃無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雲煙過眼錄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六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六

絳帖平一　　日

蒼頡書

二十八字

述異記云頡葬北海呼為藏書臺周時得其書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

叔孫通識十二字杜子美云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則頡之書亡久矣周宣王時史籀變古文為大篆李斯又減籀體為小篆作蒼頡篇謂之秦篆斯所作篇首有蒼頡二字因以名篇非能傳頡書跡也頡之文字一變於籀再變於斯而絶矣此字疑是梵書前代譯經中國梵書無數皆漆書貝多葉與此同

夏禹書十二字

子坐行齊春闕尚

禹時用科斗書韓退之詩云岣嶁峰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岣嶁禹巡衡山夢得金簡玉字之書遂得治水之要今勝業寺猶有禹桓碑當是此時刻也南嶽總勝集云有人嘗至岣嶁峰 闕 蛟龍踞石上光采絢爛意必禹書之神靈此類小篆可見其妄與蒼頡書皆一手偽作也

魯司寇仲尼書十二字

有吳君子之此五字與舊碑同

世傳仲尼表季札墓云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案唐張從申跋云元宗嘗命殷仲容摹搨大歴中潤州刺史蕭定作季子廟重刻此碑傳至今于按魯昭公二十七年闔閭弒吳王僚自立季子聘還復命於墓哀公十年嘗將兵救陳後不知其所終皇覽曰季子冡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祠之歐公云考仲尼歴聘不聞至吳又其字特大非古也墓闕題字唯東漢有之皆作分書若劉文

饒王稚子闕之類又水經載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隷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識亦當是東都耳洪氏隷續云西都彛器皆是篆書又按西都墓甎亦多是篆書某人之墓以此詳之季子墓題必是西漢時吳人所刻懐季子之賢故曰嗚呼蓋魯壁藏書文皆科斗商周彛器並用刀書此是筆書又雜小篆决非仲尼所為後世好事者傅會耳予考篆文𨷺乃君字或曰季字非也漢神寶鑑銘郡字正如此以此知其

為漢篆也舊碑只十字皆大尺餘此字小惟有吳君子之五字同餘更大異復多二字尤見其妄秦少游云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況依倣為之者

史籕書

敬州裴易惪系

衛恒云周宣王時史籕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籕書韓文公以石鼓文為籕所作不知何據夾漈鄭樵云籕與古文用刀書致字畫首尾皆鋭

秦篆則漆書故字畫首尾皆刓石鼓之文其端皆刓以此知其為秦篆非籀也然樵之說亦未為盡詛楚文秦篆也而用刀書汲冢書古文也而用漆書先秦鍾鼎固有刓者矣秦漢兼用刀筆固有銳者矣辨石鼓之非籀不在是也古文轉折圓無圭角秦字轉折方歷代承之故漢以後篆皆方至唐李陽氷乃以鐘鼎筆法書小篆故自成一家也今石鼓字方與詛楚同是為秦書明矣非籀也況此七字乃唐人小篆耶

秦丞相李斯書

田疇耕耨為政朞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為鄒魯

米元章云不知何人書黄長睿云乃李陽氷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此摹十八字為氷書無銖黍差斯書傳至今者有太山刻及秦權衡斤量銘乃弃不録

秦程邈書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

致之天無以清將恐歇

今人稱隸書為隸古非也書序所謂隸古者書有古文今文之别隸為今文古為古文漢靈帝時劉陶刪定古今一文尚書是也隸書始於程邈衛恒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之予按書有八體秦漢所常用者篆隸耳夫隸者篆之捷先漢士大夫賤之不以書金石威靈之際始書金石矣楷者隸之捷也始於上谷王次仲至魏晉方盛然亦不以書

金石也章草者楷之捷也始於杜伯度章帝愛之因以為名此赴急之書也予謂古文生籀籀生小篆小篆生隷隷生楷楷生草每降愈捷爾庾肩吾云隷書今之正書也是知隷與楷本一種而有波磔者為隷無波磔者為楷然古人總謂之隷後有行草因以正名之故書家不謂之真草而謂之草隷書不謂之真書而謂之隷書史稱王羲之尤善隷書是也洪文惠兄弟以漢人所書為隷魏晉以後為八分此說非也杜詩云大小二篆生

八分張懷瓘云八分者王次仲所造既言次仲作楷又言造八分則知曰隸曰分曰楷曰正其實一耳自漢以後楷既自成一家南北分裂隸又分為二體北方一體則魏受禪碑是也南方一體則吳天發神讖碑是也蓋魏人專法中郎方勁可愛吳人雜用篆法奇古無倫爾後北人多用魏體南人多用吳體皆有碑可證東晉之末道術盛行符籙所用皆作吳體至唐則總為一耳國初以來多作唐體自歐趙著錄漢刻士大夫始重漢而

貶唐唐體誠拘然漢刻亦有工拙不能皆佳也此帖雖無波磔謂之隸書亦何不可若以為邈書則非黄云自蒼頡至程邈皆偽

又按周越法書苑邱光庭云左傳亥有二首六身如布竿之狀古文亥作㢟依此語則春秋時已有隸書矣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隱起為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而邈推廣之耳

古法帖

知賢弟至舍晚寒想顧之傷歎遂爾永惟痛壽

春富陽范道長體氣已以小勝前日得此暑大

都尋常新婦闕書寄物示諸也散騎二君何時

還兄子皆佳能數為也

此帖乃王大令書筆勢可見所稱散騎任敬豫也大令

帖云阮新婦勉身得雄散騎殊常憙也詳見山字卷

孤不度德量力欲倸義於天下而措術淺短遂

至昌蹶然至于今日志猶不息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故能尅紹以弱為強今日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誠能不可與爭鋒也

右蜀昭烈與諸葛亮問答其半在居字卷大令書中宋云亮書固非山谷以為兼張芝索靖之美黄云此逸少書似豹奴帖予按二帖雖章草未為精密又數經臨摹

大小不等且妄增損史文殊無義理與豹奴帖皆非逸少筆法逸少學皇象章草當不至此

既移屋近西牆微㨾裏地成大寬㨾裏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閤也此屋之東故應作牆直步廊一壁大單空園中彌直移三間屋故當不甚難重複粗畫圖如別耳

足下既即意適閑曠亦當忘暑耶遊矚疎數至

對告卿少吾今年病垂耳始小差大小今度病
惛忽移日耳每每深望遠言慰尚賖慨然元日
具問可與音介匆匆書後既即直人理略絶何
緣復有周旋理長史斷濶亦不慽卿惟公事時
相瞻望耳吾面促遂至今不著不可解計至故
應必有秀但不知好惡如何耳須得
此二帖米云羊中散書後有欣白字黄亦以為中散書
非也此晉帖耳所謂元謂吳興太守張元之或會稽内

史謝元所稱長史謂司徒左長史王濛或是大司馬長史王正之或是司馬左長史王廞皆晉人也以此推之乃王徽之輩書耳欣晚出非欣書也援與園同見皇象急就章諸家釋志署為惡署忌署皆非以上文尋之乃忘字耳張芝帖中講忘不忘上亡字亦如此下心字作三點劉次莊又釋作竟可怪釋有秀作有香亦誤謂秀才隨上計吏至也東晉諸州舉秀才一人既不講習遂坐所舉故至者多稱疾而去帖中好惡如何似為此慽

古減字懷素云草不憾張亦同劉釋作慽尤非黄云王世將帖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云頓乏匆匆案顔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匆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説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悤遽者稱匆匆僕謂顔氏以説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匆字中斜益一點讀爲忽忽字彌失真矣按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之貌杜

牧之詩浮生長匆匆是知匆匆出於祭義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

何氏書

投老殘年西崦已逼恒慮倏忽歸骸元壤溘爾冥滅竟不一言以此在懷預為其備於茲路唯有憑心他餘不能有益年將八十可以意存欲望長存何可得也道大難俗情見善從善如登見惡從惡如崩必須策怠惰勤精進愛日惜力

乃可獲耳吞聲飲氣不勞頓耳他便生異議速自詳答取竟匆滯留也十六日去留深情故當所爾餘散輩停歲積故切思歸三月下旬還非賒異闕叙不遥南路行乃寂絶傷心

黄云何氏書若曰如何人耳或以為姓非也米云是歐率更令書按法書苑率更名詢長沙汨羅人唐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此帖有年將八十之語詢書明矣詢墨蹟今世尚多筆勢皆如此

蔡琰書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祚衰

此兩句琰所作胡笳曲辭琰中郎之女因董卓之亂為胡所掠在胡中生二子曹公贖琰歸至洛陽見胡雛而念其子作胡笳十八拍琴家傳之祚字劉釋作祀此易曉右旁先點後乙為祀先乙後點為祚山谷云琰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以予觀之與皇象後一帖一手僞作耳

衛夫人書

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

李氏衛和南

衛夫人帖唐初李懷琳僞作竇泉述書賦云嵇康絶交

書七賢帖亦李所贋也黄云此帖尤踈謬按梁蕭子雲荅武帝勑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又衛夫人乃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與師書自當著名不當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不疑前輩論此

帖以其敕字從力館字從舍為偽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為陣策為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真偽也予按懷琳字殊少韞藉與此不同此似非懷琳自作觀其諸字皆楷而不可言三字作草必是集晉字為之法書苑云夫人是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妹中郎李充之母充善楷書妙參鍾索此聖善之教也夫人既是恒之從妹書安得不佳王子敬年五歲神清朗悟已有書意每從諸兄造焉夫人因書大雅吟賜之後

右軍亦嘗臨寫墨藪云夫人見右軍小時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少陵云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其傳尚矣

僧懷素書

右軍云吾真書過鍾而草故不憾張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及張所為世之所重以其能懷素書之不足以為道其言當不虛也

懐素此言似訶右軍董逌云此阮籍臨廣武戰場之歎也孫過庭云伯英不真元常不草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蓋謂此也唐太宗謂鍾書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心慕手追右軍而已庾翼舊藏伯英草書十紙過江亡失見右軍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翼與太宗在前其言如此過庭懐素後出其言如彼何也

張旭書

足下晚後不知疾痛如何深極憂難比也上下
安之必得發耶得足下十五日問為慰僕前患
差張旭書
此兩帖非贋亦非合作世所傳千文豪甚今祕閣有二
蹟其一佳
絳帖平二月
漢張芝書
知汝殊愁且得還為佳也冠軍暫暢釋當不得

極蹤可恨吾病來不辨行動潛不可耳

終年纏此當復何理耶且方有諸分張不知以去復得一會不講忘不忘可恨汝還當思更就理一昨遊悉誰同故數往虎邱不此甚蕭索祖希時面因行藥欲數處看過還復共集散耳不見奴粗悉書云見左軍彌數論聽故也

令欲歸復何適報之追不具總散佳並侍郎耶

言别事有及過謝憂勤

二月八日復得鄱陽等多時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當與行不足下過彼與消息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開彌邁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懃捐業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絶有緣復相聞飡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太平興國中詔天下搜訪前哲墨蹟圖畫先是荆湖轉

運使得張芝草韓幹馬以獻此帖是也按芝字伯英宏
農人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下筆必為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韋仲將
謂之草聖此五帖僅一真
不知以去以與已同蘭亭以為陳迹或作比非講志或
釋作竟非也竟字當於德字卷郗愔帖看之
米云五帖皆張長史書黄云張祖希元之字與大令同
時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予按續晉陽秋張元之嘗

為冠軍將軍又按世説王東亭珣與張冠軍善既作吳郡人問小令王珉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如何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前兩帖所謂冠軍甦暢適祖希時面數往虎邱等語似是珣作吳郡時帖以為伯英過矣顔魯公虎邱寺詩云捨宅仰珣珉則知珣又嘗居吳也後兩帖云侍郎者郗愔也郗陽者王廙也當是右軍父子帖以上四帖皆經長史或藏真手臨藏鋒圓勁如篆筆所謂錐畫沙者也長史嘗以此法授顔平原

平原授藏真柳公權皆得之近時惟思陵獨擅其妙

第五帖章草高古可愛真伯英之妙蹟不日秋涼諸家皆不曉不日二字伯英既是宏農人則送喪至美陽應亦有之美陽岐山也山谷云此書絕妙無品者信然淳化官帖十卷除二王書多佳者外唯有張芝小草皇象前帖鍾繇宣示帖王廙二表而已茍伏膺於此四家亦足以跨唐人矣

後漢崔子玉書

賢女委頓積日治此為憂懸燋心今已極佳足
下勿復憂念有信來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

崔瑗字子玉後漢安平人善小篆草師杜度衛恒云章帝時杜度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體小踈此帖附書知聞是唐人語筆亦不古子玉書有張平子碑傳于世

吳皇象書當在鍾後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君

子即戎從身昭其果毅尚其桓桓師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泰一五將三門地

臣象言頑闇容薄加以年老凡百乖穢無所聞宜特蒙哀傷殊異之遇安慰騎乘之懽遊息之燕淳和足使忘軀命榮觀足以光心膂延望翹翹念在効報而蒲走垂須終何才力以答新恩惟尚有借近趨走文過首負尚尋天恩智方當

私成無任顔愛自彌文唯

皇象吳人字休明前一帖乃寫後漢東觀校書郎髙彪送幽州督軍第五永箴其文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吕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云云蔡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此以明為昭以吕為師蓋范曄作史因晉代舊書避晉諱耳當以此為正

欠一之字忘誤作疋或是傳訛然書跡妙絶遂為章草之冠

魏鍾繇書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逮于卿佐必異良方出於阿是芻蕘之言可擇郎廟況繇始以疎賤得為前恩横所眄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以至今日再世策名同國休慼敢不自量切致愚慮仍自達晨坐以待旦

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為已平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流况未見信令推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已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神聖之慮非今目下

所能有增益者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為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貟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已欲日安厝即其情事長畢奈何松等隕動哀情頓泄亦難可言郗還未卜聊示友中郎相憂不去心感遠懷近增傷惋每見范母子哀號使人情悲

褚遂良右軍書目有鍾繇宣示帖一條山谷云繇書大

小有數種子獨善此小字又云鍾繇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世所傳者乃右軍臨本爾案袁昂評書云鍾司徒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倫多奇又云鍾繇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耶以此言之十二種巧妙乃鍾會耳非繇也又按法書要錄梁武論鍾繇書十有二意謂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非前所謂也王僧虔云亡高祖丞相導喪亂狼狽將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中過江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修敬仁死其

母以修平生所愛并以入棺真蹟遂絶貞觀御府所藏乃右軍臨本開元中與大令所臨白騎遂帖在滑臺人家國朝刻之淳化帖蓋蘭亭之外此帖便足為寶在樂毅論之右也但令人不能研味之耳世復有丙舍戎路力命白騎遂黄帝張樂五帖近世汪氏有漢闕復帖云是鍾書皆别有平此不載

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余觀松即右軍帖所稱穆松也郗王獻之婦也中郎郗曇也

字重熙嘗爲北中郎乃知是王右軍書爾亦安得爲齊

梁人書

宣示帖云昔與文若奉事先帝昔訛爲者以在所慮古

文以已一字漢書云是時漢兵以踰勾注亦然故不復

白白字下有兩點古白字印文皆然此帖黄初二年作

是年八月孫權奉章遣于禁等還魏故曰權之委質也

晉丞相張華書

得書爲慰僕諸惛疾已甚軆西臥歸還乃悉以

將念及不具張華呈

范陽張茂先終於司空非丞相也唐世已無書跡此帖僞作麄惡多俗筆與李懷琳所作七賢帖同其末一筆皆下垂也

晉丞相桓温書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計時事也逐節郎來已具言意餘所慰勞諸相具答邊將粗當爾耳僕無所復治庶意

按晉史温鎮荆州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此云大事之日僕在都無所復見慰勞是也還節往來者温使人送旌節還臺也諸相聞答邊将粗當爾耳者謂邊将自能奏報已可以去官也無所復治庶意者謂不復有意治軍政民事也或謂温是時在江陵不當言都殊不知古稱邦國都鄙左傳稱大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後世稱軍為都所謂黒雲都雁子都是也陳去非釋治庶為酒席殊無義理述書賦云元子

正草厚而不倫若為翰墨由帶真淳似山林之樂道非
玉帛之能親信然由與猶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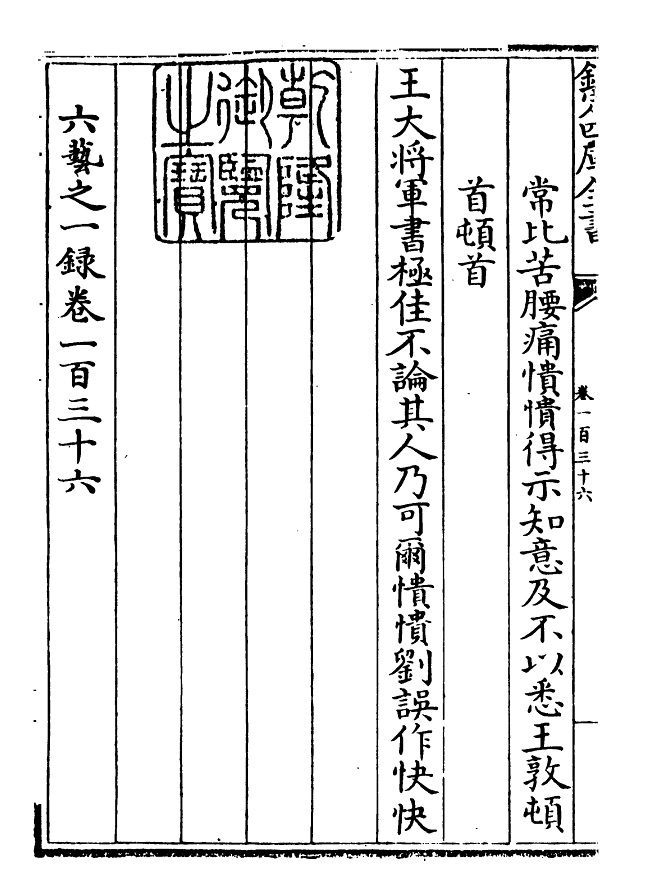
晉丞相王導書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憂勞卿此事亦不整
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王制正自
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濕柔自何如頗小覺損否
帖有應不懸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

山谷絶喜王茂宏此兩帖云傷感濕烝字皆佳張懷瓘稱其行草兼妙疎柯逈擢寡葉危隂此葢彷彿矣懷瓘又論王會稽羲之草書第八在世將王廙茂宏下若爾何足以壓右軍應別有合作者山谷云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諸家多作轂中字雖摹失山谷為優十七帖中殿字與此不相遠也濕烝劉釋作濕惡

晉丞相王敦書

敦頓首蜡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今闕想自如



常比苦腰痛憒憒得示知意及不以悉王敦頓首頓首

王大將軍書極佳不論其人乃可爾憒憒劉誤作快快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王宫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三十七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七

絳帖平三　光

晉太尉庾元亮書

亮白奉告書箱先為媞子作輒先以奉之研令作之支髮枕今作無作摸若有可權付之亮再拜

媞音氏又音啼江淮呼母為媞此當是以名小兒耳王僧虔云庾征西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觀此帖誠去右軍遠矣亮字元規誤題曰元亮

晉車騎將軍庾翼書

故吏從事中郎庾翼叅軍事劉遐死罪白昨所啓龐遺孟翯所請求述上事事須檢校諮論光

駕當出請不從謅錄事中郎共詳處别白謹啓

翼遐死罪死罪

已向季春感慕兼傷情不自任奈何奈何温和

足下何如吾哀勞何賴愛護時不足下頃氣力

孰若别時

庾翼亮之弟嘗為陶侃府從事中郎晉有兩劉遐其一

太寧二年以平王敦功封泉陵公其一南岳魏夫人之

息此泉陵也黄云此啓當是與侃二庾皆以能書名此

不能佳

第二帖贋作

晉太守沈嘉長書

十二月十三日嘉頓首頓首歲有感懷深寒切

想各平安僕勞弊遣不具沈嘉頓首頓首

述書賦云長茂草勢既挺而踈慕王不及右軍獨斷所如

由鷙鳥擊而失中因蹭蹬於古墟此帖贋可知嘉字長

茂題作嘉長亦非

晉侍郎杜預書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别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問得來況知消息申省次若言面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自具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大云具絶女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

杜征南第一帖筆畫稍佳而措辭非古黄云或是江左

人書第二親故帖大體與皇象第二帖崔子玉帖同語亦似崔帖皆偽也

晉王循書

七月二十四日循詹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為慰餘熱比復可不僕疾患故爾不平復頓勿力書不宣王循詹頓首

米云王循馬攸王劭劉瓌之劉穆之王歆張翼陸雲山濤卞壼謝發羊欣與漢章一手偽帖

晉劉超書

超死罪白如命皆令有本末保任然後受隨宜

分處謹白

此帖與庾翼第二帖同一手偽書按超為人忠清慎書跡與元帝相類乃絶不與人交書述書賦云元帝之運筆可觀世踰之呈規仰似世踰超字也此帖與元帝大別其偽可知

晉散騎常侍謝璠伯書

此計江東精兵不可卒得唯當善養見者而事慮日多如此來憂懼實已萬端

江東謂吳中也項羽所謂江東父老者也此似右軍論時事帖書亦甚似但已經唐臨失其精妙處爾

晉謝莊書

弟昨還方承一日忽患悶當時乃爾大惡殊不易追企恒想諸治昨來已漸勝眠食復云何頃日寒重春節至屋患者無不增動令作何治眠

風不異耳指遣承問謝莊白呈左僕射

謝憲子書全倣子敬風氣殊佳案史莊素多疾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癖疢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此云眼風不異耳當是此時書也爾時蕭思話為左僕射愛才好士人多歸之此帖當是與蕭啓莊宋人誤題為晉

晉劉瓌書

瓌之頓首頓首朱陽遠感閏知有患耿耿知以

自屈恨不相見力及不比望璦之

劉璦之善八分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謝安遂令璦之以八分題之此偽帖也黄云與王廙二十四日帖無異題欠之字

晉黄門侍郎王徽之書

得信承嫂疾不減憂灼寧復可言吾便欲往恐不見汝等湖水泛漲不可渡遂復隔絶不然尋已往彼故遣疏知吾遠懐不具徽之等告

王右軍七男見十七帖凝之操之徽之渙之獻之並有書蹟傳世下二子元之肅之書跡不傳黄云集帖者不惟失諸子之序而誤以坦之參其中意謂坦之亦右軍子也殊不知坦之王述子乃太原族右軍乃琅邪族耳按史右軍嘗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是汝輩不及坦之故耶

右軍家山陰湖水泛漲謂鏡湖也

王坦之書

坦之惶恐言不知已與謝郎論坦之事未其意良未了者今當詣公自陳願告之坦之惶恐言此帖中言謝郎似指謝安安為僕射時坦之為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觀其稱公非與尚書令王彪之即會稽王道子也何以知下云惶恐言乃與所尊者啓耳筆差不凡工夫少

晉王涣之書

涣之等白不審二嫂常患復何如馳情倫直等

平安計嫂倫奴已應在道企遲適東五日動靜

最差速姑如復小勝異遂和耳猶不寧餘上下

故常患反側此悉佳渙之等白

渙之此帖或是大令書倫直皆王氏女子大令屢言之

姑如復小勝王右軍妹適曹者所謂曹妹也餘上下故

常患姑上下三字頗難辨

晉王操之書

操之等近得識婢書慰意知年光數問可不不

得姜順消息懸心操之頓首

此帖當是好事者集大令帖中字為之操婢姜順消息等字皆同但熟觀大令帖方知其為集字也祕閣續帖中操之自別有草蹟帖與此大懸足了此為偽草近字欠末後一筆故諸家釋為上

晉王凝之書

八月二十九日告庾氏女明便授衣感逝悲歎念增遠思得郗中書書說汝勉難安隱深慰懸

心漸冷産後何似宜佳消息吾並更不佳憂之

遣不次凝之等書

案史郗愔嘗為中書侍郎又為臨海太守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愔蓋凝之舅也所稱郗中書即愔也庾氏女似是凝之或徽之女女子已嫁從其夫姓猶陶淵明所謂程氏妹也但不曉古人父與女書而稱名祕閣續帖有徽之與女帖末云徽之等告亦不可曉然謝安與其猶子書乃云父告何也予意已行之

女古人以客禮待之故稱名勉産也今俗間謂之分免漢書許后傳今皇后當免身大令阮新婦勉身得雄亦如此

右逸少四子黄云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者顔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予觀世無真跡久矣未易作

許平也

晉海陵恭侯王邃書

寒佳不張丞婚事云何是良對足不可時令知

女决也王邃白

邃書亦不落流俗可喜

晉征西司馬索靖書

七月二十六日具書靖白雖數相問不解勞倦

信至得書喜知棄云宅及計來東言展有期索

靖白

索靖帖字皆作古體山谷云此字筆端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劣於此帖黄云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平南王廙每寶玩之值永嘉之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跡猶存今所錄惟一紙耳募傳失真無復意象予觀信至得書喜知弃云宅及計來東者云云山也漢書泰山郡蒙陰縣有云云亭所謂禪云云者也弃云宅者猶

杜詩所謂春宅弃汝去也計者上計吏也來東者猶詩所謂我來自東也按史靖嘗為魯相豈有故人未仕者在云云耶此數語人多不曉喜知弃三字又訛當以理會劉禹錫嘉話云歐陽詢見索靖所書碑駐馬觀之良久而去行數百步復還下馬立觀之疲倦即坐因宿其旁三日而後啟行欣然若有所得

晉侍中劉穆之書

亦知足下家弊耳倉卒無禄官推遷不得不相

用事已御出寧復吾所得廻復足下且當就之

公還當思更律昏申師情事也劉穆之白

劉穆之雖晉人實劉裕之敬翔耳穆之與朱齡石嘗於

武帝坐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

而穆之應對無廢足見其敏此帖偽

晉車騎將軍紀瞻書

瞻白昨信來闕

令蓋闕又貧家無以將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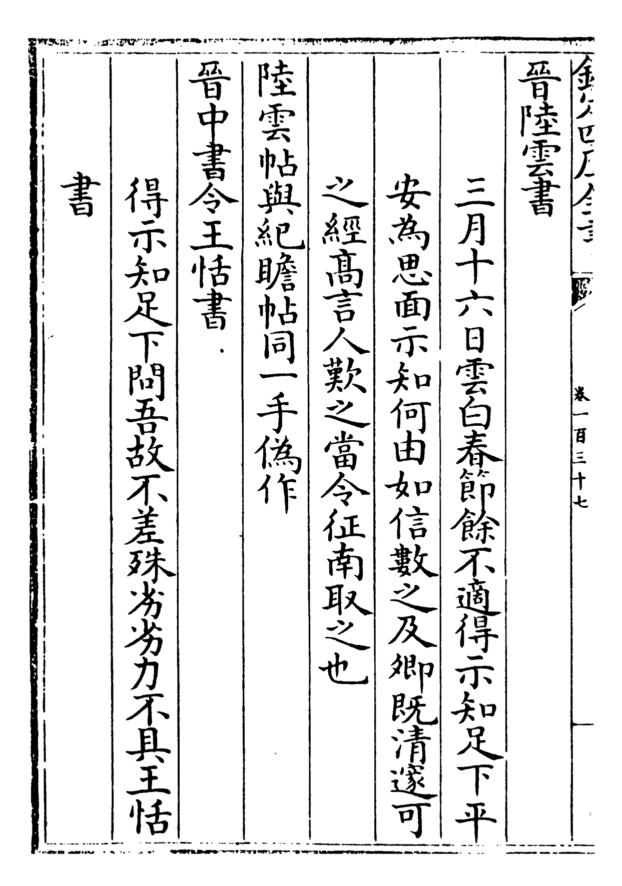
令粉二斗少香所謂物微意全者也力書不多

紀瞻頓首

黄云觀物微意全等語不待見書知其偽予謂瞻晉名儒必不作此帖官終驃騎將軍亦非車騎也凡偽帖不可解者皆不合草法

晉太守張翼書

王僧虔評書云王右軍自書表上晉穆帝帝令翼別寫題後答之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乃云小人幾欲亂真此帖偽作可見



晉陸雲書

三月十六日雲白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為思面示知何由如信數之及卿既清遂可之經高言人歎之當令征南取之也

陸雲帖與紀瞻帖同一手偽作

晉中書令王恬書

得示知足下問吾故不差殊劣劣力不具王恬書

豫闕丞相導第二子書兩行極佳竇蒙云恬洽皆不見真跡不知官帖何從而有二人書也

晉太守山濤書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淮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止少華可以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多臣以為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也

七賢帖中有山濤書已是李懐琳偽作此帖亦偽黄云恐是寫當時語耳亦非也濤為奉車都尉時未為侍中後為冀州轉北中郎將鎮鄴乃入為侍中遷尚書此見其妄且濤為侍中奉車都尉時銓選非所典掌不應擬此三人為郎以此見好事者假託山公啓事之名而為之

絳帖平四　天

晉侍中卞壼書

足下佳不朝北中郎上獲諸誠文墨至便在舍
事許改愛子紙下物知此草勿令一人見也吾
令勅書事令不發亟付卿發發便密令人房之
下壺白
壺誤題作壺發便密令房之房防古通用

晉謝發書

晉安素自強壯且年時尚可當延遐期豈謂奄
至於此自畢遠境二三惋愕不能已已未欲旨

問悲酸悒悒想不久可得還耳執筆惻感

晉安如陶詩殷晉安之類以上二帖語雖古而書非晉置晉安郡今福州梁簡文所封

宋特進王曇書

昨復散差可然不過佳諸示所宜如更增劇恐難為力耳未能令遺俗有餘念故耳王曇首和

南

王曇書名昭然有一首字而王著違之劉亦不覺其非

釋為答也曇雲首事宋文帝以太子詹事侍中卒年三十七當時稱王詹事未嘗為特進也

宋中散大夫羊欣書

三月六日欣頓首暮春感摧切割不能自勝當奈何奈何得去六日告深慰足下復何如脚中日勝也吾日弊難復令自顧憂歎情想轉積執筆增惋足下保愛書欲何言羊欣頓首

羊敬元年十二時王子敬甚知愛之夏月著新絹裙晝

寢子敬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王僧虔評書云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袁昂評書云欣書似婢作夫人舉止羞澁終不似真蓋謂不盡力於正書也而史稱其善隸書何耶欣自有筆精帖傳于世此帖偽作謝發云執筆惻感此云執筆增惋字雖大小真行不同觀其筆勢乃一人所作耳

宋太常卿孔琳書

日月深酷撫膺崩叫心肝分膾尋繹懊憹觸感

隕絶孤思悒悒自郡地窮當奈何不孝奈何念痛悼難勝得去月二示知君所患故爾不差甚有憂悒熱甚比復何似想已轉佳眠食極勝也善將治之孫子茲疾患歎具恨恨脚中轉劇近服散未覺益惙頓何賴扶力迷甚不次孫子孔琳奈何頓首

孔琳之字彥林題欠之字會稽人宋太常善草隸此帖縱逸亦可喜竇臮述書賦亦稱其緊速也大抵右軍以

前書法真自真行自行章自章草自草王子敬年十五六時啓其父乃於行草之間别刱新體故當時傾慕羊薄謝孔之徒一時爭效而正行之體壞矣蓋行草為書不惟便於揮運而不工於字但能行筆者便可為之知古之士不貴也自唐及今書札之壞實由於此蓋縱逸甚易收歛甚難人心易流宜其書之不古甚者反以學古為拘良可歎也今欲觀古人正行蘭亭叙玉潤帖之類是已學者當知之黄云此帖恨恨等十二字偏小蓋

行間側注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為勝予按王僧虔伎錄載漢魏樂府歌辭皆有側注也自地之間一字不可曉諸家作郡未是示君間作知字雖失猶有理歎具或作歎歎迷下一字不可曉恐是書字欠一筆服散黃作明散恐是摹失

齊侍中王僧虔書

臣僧虔啓南臺御史謝憲乃堪驅使臣門義舊粗是所悉統內新故雜米數十萬斛實須督切

憲令請假在此臣欲折以統攝庶得速辨其頻經督運已有前效謹以啓聞伏願聽許謹啓

王簡穆琅邪人書名齊代此帖雖佳亦應失真簡穆自謂正書第一令觀其位置未為盡善蓋自子敬以後楷法不古宋齊人喜效子敬行草故於正書不甚用工也然簡穆特善評書言必稽古未嘗以已意定高下又與齊高帝較書之優劣其言不讓亦猶子敬自稱過父當時人自重書名如此

隋僧智果書

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有三十四人王僧虔書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悦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有意

氣而姿顔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崗士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未成長而骨體峭快吳拖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𢓙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綸道士言不可絶王右軍書字勢雄强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故歴代寶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

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桓元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懐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鶴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溥紹之書如龍遊在霄繾綣可愛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雲陽獄増減篆體志其名名其書曰隷也扶

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及隸篆等少異
李斯見重一時耶鍾司徒書字有十二種意外
巧妙絶倫多奇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單
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
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劒
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
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
鷙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

茂密實亦難過耶

按梁武論鍾繇書有十二意均間平直疎密損益之類至唐人傳其法解釋尤詳此云鍾司徒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倫多奇未知是前十二意不然則傳流之差以元常為司徒或司徒又自有十二種意外巧妙過其父耶

書評乃梁武帝命袁昂作非武帝評也事見法書要錄據此帖有三十人而兩曹喜法書要錄云袁崧書如深

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經綸道人言不可絶以此知智果誤以袁崧為柳産子雲為曹喜也然兩書所載人名數各不同

王僧虔　王子敬　羊欣　阮咸

王儀同　殷均　徐淮南　陶隱居

吳拖　柳産　曹喜　王右軍

蔡邕　程曠平　蕭思話　李鎮東

桓元　范懷約　皇象　孔琳之

李巖之　溥紹之　程邈　扶風曹喜

鍾司徒　崔子玉　邯鄲淳　師宜官

梁鵠　張伯英　衛恒　索靖

鍾繇

右三十三人官帖

王僧虔　王子敬　羊欣　阮研

王儀同　殷均　徐淮南　陶隱居

吳拖　袁崧　蕭子雲　崔子玉

師宜官　韋誕　蔡邕　鍾司徒

張伯英　索靖　梁鵠　皇象

衛恒　孟光禄　李斯　鍾繇

逸少　蕭思話　薄紹之

右二十七人法書要錄

其它尚多牴牾世無善本可較案智果智永同是右軍弟子果得右軍骨永得右軍肉皆以能書名永書固為妙絶果書如此未為高古也黄云此字局束天然少疑

非智果按梁武帝藏鍾張二王書至多甞使虞龢陶隱居輩訂證不獨衮昂也

隋朝法帖

皇帝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三寶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此深副朕懷既利益羣生當不辭勞也猶寒道體如宜今遣使人指宣往意

隋朝帖當是吏筆薄有吏氣予嘗見唐吏筆亦如此

宋僧書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緬懷固非小子之所勤及也縈質前謝恐垂昔賢共弊之道晦事勿語且絕詩人匪報之實遲佪循軀佪俛未已殆將有辰矣足下多可不恠高情內含如筠斯清比蕙又暢僧不以感氣厚而修詐自廣不以撫已多而私頌作德未致力謝馳懷宣書何陳萬

一也悚息今秋盡野外草木變衰長郊蕭條風物淒緊清都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食公庭睡罷私室櫛沐晞景收視解聽豈念歲華不待厭倦為旅之士哉頃者釀玉初令絃絲正調竟欲左攜鄭君幽指藥妙右對董叟高談道徹情酣世忘浩元塵粃思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為如何哉時聞真聲逈聞笙鶴此復異於人境耳或以息宴可以嘯歌久不聞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

騎氣自豫光臨幸甚謹馳疏不得一一宋儋白

案竇臮述書賦云宋儋李璆擅美中州李師王而意淺宋效鍾而體流注云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書作鍾體而側戾放縱黄氏深不取其書以為但作側戾殊失天勢東坡山谷殊不喜其文乃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前輩之去取不同如此然而譬之查黎橘柚終不可弃也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七